

一代儒商

辜振甫齋志以歿

● 陳劍秋

(彩色圖照刊第四頁)

兩岸和談大使、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於二〇〇五年一月三日凌晨撒手塵寰，享年八十九歲，留下兩岸和平未竟的大業，令人惋惜。

素養深厚彼岸信任

作為兩岸和平的橄欖枝，辜振甫的人望、涵養、品格與學識，是他人望塵莫及的，因而他所留的海基會董事長一職，幾乎是無可取代，想再找這麼一個人，放眼朝野，幾乎無一人夠格。他的去世，是兩岸共同的損失。所以惡耗傳出，彼岸領導人一致痛惜，江澤民、胡錦濤、汪道涵及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均發表懇切的悼辭，尤其是江澤民及汪道涵都和他直接交過手，立場敵對，但卻能

坦誠的交朋友，這就是辜振甫的過人之處。汪道涵是對岸海協會會長，曾和他促膝長談，兩人年齡相仿，在各自民間的聲望亦相仿，旗鼓相當，堪稱「天造地設」。而辜振甫早年在北京及上海的生活經驗，還有他深厚的中華文化素養，致使兩人交談不乏話題，由於談話深入，他贏得對岸充分的信任。在「辜汪會談」後，辜振甫曾拜會江澤民，江當著他的面哼起中華民國國歌，還背了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囑，可見江澤民對他的友好和信任。

中共建政五十周年，大陸出版了一三百六十五個第一次共和國五十年珍貴實錄」，辜振甫的照片出現三次，僅次於大陸高層領導人。其中除兩次「辜汪

會談」兩老的照片外，還有辜振甫參觀上海證交所的照片，還特別說明辜振甫是台灣證券市場的創始人。

除中共領袖對辜振甫讚賞有加外，國際友人也對他推崇備至。「辜汪會談」的東主國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是促成兩岸會談的幕後人物，更是他的老友。李光耀及甫辭職的前總理吳國棟聞耗，立即致函辜氏遺孀辜嚴倬雲表達深切的慰問，並推崇他對穩定兩岸關係的卓越貢獻。李光耀在函中有兩句寓意深長的字句：「雖然作為一位中華民國忠耿耿的公民，他（辜振甫）並沒有背離中華民國總統的政策（Although as a loyal citizen of the ROC he did not depart from the policy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OC）。」

李光耀的這句話暗示了什麼？李光耀的一位親近幕僚表示，其中當然有深意，不過你直譯出來就好，不必有過多的引申。其實外界都知道台灣領導人的分離傾向所製造的國際麻煩，對辜振甫努力達成的成果已大打折扣。

辜振甫去世，台灣的政治人物當然是一片痛悼，陳水扁、呂秀蓮、李登輝、連戰、宋楚瑜、王金平、馬英九等朝野人士都親至靈堂致悼，鞠躬如儀，然而期盼了十一年的第二次「辜汪會談」化作泡影，誰該負責呢？辜振甫此生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就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然而台灣的執政者不承認九二共識，他曾建議改稱「相互諒解」。過去幾年，執政當局一直想從他口中套出「沒有九二共識」這句話，但他至死都不鬆口，其實他並不堅持「九二共識」這四字，卻不願因否認這四個字，而否定了當年兩岸曾經有過的那一段「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微妙善意。

醫院洗腎謙和有禮

辜振甫患的是腎病，最近一年多來常到台北近郊的振興醫院洗腎，最後因腎衰竭病逝振興醫院。在未住入醫院前，他每週一、三、五到醫院洗腎，他待人和氣、委婉、有禮貌，日子一久，醫護人員發現他不但是位可敬的長者，而且博學多聞，他們說，辜老每次來都會穿著西裝「風度翩翩」的走進醫院，臨到要洗腎時才換上睡衣。他利用洗腎的時候闔眼休息；假使沒睡覺，則會帶著專人準備好的剪報資料邊洗腎邊看，「頭腦清楚得不得了」。

他的博學多聞也讓醫護人員印象深刻。曾經有一次，大家閒聊到日本人與韓國人的長相跟中國人很不同，沒想到辜老竟然從民族遷徙的典故一路講起，醫護人員們聽得津津有味，像是上了一堂生動的歷史課。

醫護人員說，辜老因為腎臟不好，吃東西要節制。但因為病情控制的不錯，醫院也不管。印象中有一回，院方正傷腦筋，不知道要為洗完腎的辜老準備什麼點心才好，結果有護士把從外面買來的「乖乖」捐出來，偷渡到病房裡

。沒想到，辜老一看非常開心，直說「沒吃過」、「好吃」，像孩子般的反應，讓護士們都跟著開心起來。

前美國總統雷根病逝消息傳來，曾與雷根有過一面之緣的辜振甫感慨萬千，他引用雷根名言「*accomplish much; you don't mind credit goes to whom*（假如你不計較功勞歸於誰，成就會更大）」與大家共勉。醫護人員說，「好多人趕忙要把這句話抄起來，就怕忘掉了」。

辜振甫曾與癌症奮戰十五年，一九九〇年，他的右側輸尿管長了癌細胞，切除了右腎。六年前左腎又長出了癌細胞，兩次動手術都到美國治療，手術後效果良好。但左腎仍不時出現新的癌細胞，定期做內視鏡檢查，用藥物控制，憑著一顆腎，接受化療，能維持生命長達六年之久，很不容易。逝世前兩個月住入醫院時，醫師已知他的來日無多，雖經竭力搶救，仍然難以回天。

唱戲重視背後表情

生前，辜振甫酷愛京戲，經常粉墨登場，擅長老生，他曾習黑頭，因嗓音

不夠寬厚，改習馬派老生，又因拔高的嗓音不足，改習余派，頗得余叔岩的韻味。其妻嚴倬雲亦擅唱青衣，夫婦常搭配練嗓，自得其樂，他組成的「辜公亮文教基金會」經常排演新戲，在他營建的「新舞台」戲院上演，名鬚生李寶春是台柱之一。辜振甫談戲唱戲之餘，流露出豐盈的智慧與哲理。他曾說：「上台容易，下台難」，上台不能忘詞，更不能荒腔走板，「下台的背影要很漂亮」，梅蘭芳的戲唱得好，就是因為梅蘭芳「背後有表情」。辜振甫一生，活得灑脫，活得榮耀，也讓人看到他「背後精采的表情」。

○一年春天，在美國開刀治癌返台後，連戰曾親往辜家探視，並請益國事。手術後的辜振甫，身體虛弱，但神采煥然，議論國事，侃侃而談，關懷連戰的未來，溢於言表，並親製《落葉三題》詩給連戰，詩句別具禪味，流露出他對晚年生命的體認，更是兩岸局勢動盪的心情寫照：

《鬚髭》 雨霽荒園一畝餘，撐扶

躡屐下前除；塘中何日見鵲影，牆角鬚髭落葉初。

《沉沉》 中天懸滿月，遍地照離心，落葉隨閒步，風起夜沉沉。

《點點》 搖落金風勁，長林點點秋，成堆輕條聚，作陣漫難收。峰出樵尋易，枝空鳥宿愁，每於飄動處，頓覺此生浮。

辜振甫以三組重疊的詞句：「鬚髭」、「沉沉」、「點點」，吟成《落葉三題》，抒發旅美養病期間，感懷時局的思鄉情懷。

讀經習文文武全才

青少年時期自許為「文藝青年」的辜振甫，為鹿港辜家的第二代，原籍福建惠安，清康熙年間，其先祖辜仁蓀遷居鹿港，耕讀傳家，到了他的父親辜顯榮開始發跡。

辜顯榮，字耀翁，是帶領日軍入侵台北的第一人，曾被抗日民族主義者冠上「親日」的罪名，然而根據台大歷史系教授黃富元的看法是日軍登陸基隆時，台北一片混亂，盜賊流竄，趁火打劫

，民不聊生，開城迎接日軍是台北士紳一致的意見，而當時兵無紀律，賊人橫行，也無人敢去迎接日軍，青年辜顯榮不避危險，獨任其事，乃是見義勇往的行為。

日人據台以後，辜顯榮開始經營事業，買下汽船，從事製鹽和製樟腦等專賣生意，財富快速累積，不到十年，有記錄可查的資料顯示，辜顯榮已躋身富商，有財產「百萬」，直迫台灣首富高雄陳中和的一百二十萬圓。

辜顯榮暮年，中日關係惡化，身為華人，曾扮演斡旋止戰的魯仲連，和當時中國各方勢力都頻頻接觸：會面、修書、協商會見行程、送禮、資金捐輸。接觸的人物包括蔣中正、馮玉祥、汪精衛、杜月笙、陳儀、陳炯明等，而對蔣中正尤其推重恭維。

躲空襲痛失結髮情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前夕，辜顯榮病逝東京，生前，辜顯榮有一妻兩妾，其一為日本人，即他的么弟辜寬敏的生母，辜振甫為其台灣的正妻所生，排行

老五，其兄辜斌甫（侄子辜濂松的生父）自幼體弱多病，二十餘歲病逝，其餘諸兄為養子，故而辜振甫自幼被其父以長子看待，作有計畫的栽培。

三歲開始讀四書五經、學英文，還聘專人教授體育課，讓辜振甫文武兼備。七歲時開始接受日文教育。「因為父親終其一生拒習日文，所以上中學後，為老父誦讀日文報刊及擔任翻譯便成為課餘的例行工作。其父時常以『汝等雖在日人統治之下，切勿忘懷自己是軒轅之後』訓誨兒孫。建孔廟崇聖，造新舞台演京劇，我之迷戲，實肇於此。」孺慕之情，真情流露。

辜顯榮病逝時，年僅廿歲還在台北帝國大學讀書的辜振甫，即繼承龐大產業，接任七家公司「董事長」，大學畢業後，他辭卸所有職務前往日本東京大學研究院繼續進修，研讀工商管理，隨後進入「日本製糖株式會社」擔任月薪七十五日圓的辦事員。珍珠港事件爆發，辜氏始奉母命回台。

辜振甫早年與台商望族、總督府評議員黃欣的侄女黃莒華女士結婚。一九

四四年冬天，二次大戰結束前一年，美軍展開對日作戰絕地大反攻，從關島起飛的轟炸機空襲台北城的頻率轉趨密集，辜振甫為逃避持續不斷的空襲，陪伴母親與妻子遷徙至大溪避居，不幸黃莒華於逃難歲月，罹患惡疾，藥石罔效，病逝大溪鄉間。辜振甫晚年憶及這段摯愛親人的生離死別時，曾深刻地描述說：「人生總有很多無可奈何的事，我是在田野鄉間，自己點燃火堆，把她的遺體火化了，並親自檢骨帶回台北。」

逃牢獄災避禍香江

日本戰敗前，辜振甫已是日本總督府的評議員，次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在國民政府接受台灣的前兩個月的空窗期，據謝阿水所著「台獨真相」一書記載部分留台日軍和地方士紳曾籌組「台灣共和國」，在台大農學院舊址及辜家

在台北住所開會，藉口維持治安組織政府，推林獻堂為「總理」，辜振甫被任命為「外交部長」，案子送到日本末代總督安藤利吉手上，安藤認為「台灣獨立」想法不當，堅持遵守天皇命令向中

國政府無條件投降，並戒告日軍不可輕舉妄動，「台灣獨立」之議遂告煙消雲散，但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辜振甫仍被人告密，指其鼓動「台灣獨立」，而於一九四六年被捕，坐了一年七個月的牢，才獲准出獄。

出獄後的辜振甫曾避居香江，留港期間，曾以筆名在香港報刊發表連載文藝小說。當作家，曾是辜振甫青年時期的浪漫夢想。然而，以沉重筆觸刻劃客居異鄉的生命情懷，卻是前所未有的心靈體驗。

辜振甫的詩文雖無一代才子蘇東坡評價王維（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絕美超凡意境，但字裡行間流露出的真性情，滿腔關懷國事的熱血，寫情寫景，細膩深刻，堪稱「詩中有情，情裡有詩」，絕非虛譽。

坐牢時，辜振甫與同監的林熊祥患難與共，深獲欣賞，出獄後，林熊祥力促其妹林慕蘭促成女兒嚴倬雲與辜振甫的良緣。兩人於一九四九年秋在香港結婚，居港三年，兩女辜懷群、辜懷箴在香港出生。後來應嚴倬雲的外祖父板橋

林家大家長林伯壽之邀返台，任職於林的台泥公司，於追隨廿年後，接下林伯壽的棒子。

娶嚴倬雲廣結人脈

嚴倬雲對辜振甫一生影響很大。她出身望族，祖父為清末民初傳播西學的巨擘嚴復，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她，可以流利的英語演講。

辜振甫認識嚴倬雲後，別出心裁先約她去看畫展，再帶她到畫家楊三郎住處賞蘭，令嚴倬雲對他的氣質和內涵大為折服。辜振甫雖受嚴謹教育，卻不失風流浪漫，求婚時還唱了首英文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嚴倬雲的妹妹嚴停雲之夫、黨政關係良好的葉明勳，在辜振甫滯港期間代向當時的台灣保安副司令彭孟緝試探辜振甫返台安全與否，彭拿著葉的推薦信去見蔣中正，獲蔣批准，辜振甫才大膽回台。

辜振甫返台後不久，葉明勳向蔣中正辦公室主任黃少谷推荐這位台籍青年

，不久，黃少谷出任行政院秘書長，推動強化建設，要將公營的台泥、台紙、工礦及農林等四家公司民營化，黃少谷向行政院長陳誠推薦由辜振甫負責，辜答應八個月內完成，獲聘為行政院經濟顧問，後來他提前完成，自此獲當局肯定，以台泥為據點，展開縱橫政界的生涯。

辜嚴倬雲與蔣夫人宋美齡互動密切，辜氏夫婦長年受蔣中正及夫人的關愛，奠下辜家深厚的政商關係。而辜嚴倬雲熱心公益，廣結善緣，後來在九〇年代被宋美齡任命為婦聯會秘書長。

一九五二年，國民政府實行土地改革徵購地主土地，再轉賣給農民。辜振甫不但未像其他多數地主抗拒土改，反而積極響應，把繼承父親的一萬多公頃土地交出來，政府則把台泥、台紙、農林和工礦四家公司股票轉給辜振甫作為徵地賠償，使他轉型為工商鉅子。一九五四年，辜振甫在政府支持下出任台泥公司總經理，負責台泥民營化，並於六十二年接任董事長，施展其企業管理長才。

一九六〇年代，辜振甫配合經濟發展進軍金融業，一九六六年籌組中華證券投資公司，一九七一年改組中國信託投資公司，辜振甫出任董事長，是台灣第一家信託公司。

企業家身分辦外交

接著，辜振甫逐步擴展金融及水泥王國，並以企業家的身分，代表政府推動涉外事件，進行民間外交。一九七二年，美國與我斷交，日本跟進，遂即宣布與我斷交，在中日斷交前，辜振甫曾密訪日本幹旋。後來國際處境日益艱難，在政府與辜振甫合力下，成立亞東關係協會突破外交封鎖，透過他綿密的人脈，與日本政府建立一定的互動關係。

受過日本殖民教育的辜振甫，民族自尊心極強，他如以私人身分訪日，能以典雅的日語折服日本人，但以官方身分訪日，堅持以中文發言，不曾自降身分。二〇〇三年，早稻田大學頒贈辜振甫名譽博士學位，並邀他發表專題演講。

當時，一位外務省官員邊聽邊對台

灣記者說道：「台灣人，日語最好的是辜振甫，連天皇都說不出如此典雅的日文了」。「雖然台灣有些政客自稱能說貴族日語，其實只有辜振甫才說得出高尚日語」。一九九五年大阪的 APEC 年會上，做為總統代表，辜振甫却以「我只會講中文、其他不會」為由，堅持用中文應答，不卑不亢，令人印象深刻。

場景換到對岸的上海，辜振甫以他的漢學素養，同樣讓動輒言詞進逼的中共官員，一點便宜也佔不到。

一九九八年上海會談後，辜振甫趁便前往博物館參觀。當時陪同的館長拿出周公寶鼎說道：「這鼎，全世界只有兩、三個，是極為罕見的寶貴文物」。只見辜振甫慢條斯理地轉過頭，對著妻子辜嚴倬雲說：「這個東西我們家好像也有一個。」

鼎，在中國文化中，是象徵政權的國家重器，有著「君之所在，鼎之所在」的意涵，對岸端出周鼎的政治味自不在言下；但辜振甫舉重若輕的一句，讓對方知難而退。

經商躍登國際舞台

一九六一年，辜振甫以台泥總經理的身分，接掌工商協進會，台灣最重要的國際舞台亞太經合會，便在辜振甫和當時駐日代表馬樹禮連手，與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共同推動下加入。亞太經合會、太平洋經濟理事會等，辜振甫無役不與，尤其是二九九五年開始，辜振甫數次代表總統出席亞太經合會領袖會議，深獲兩任總統李登輝及陳水扁的信任。

之後，辜振甫出任國民黨中常會中常委，躋身權力核心，不僅為企業代言，成為政府與企業溝通的橋樑。

辜振甫還將政商版圖擴張至東南亞和美國，前美國總統雷根擔任加州州長時，辜振甫就和他建立了關係；菲律賓政商望族馬可仕和羅慕斯家族都和辜振甫相當熟悉。

因此，中菲斷交後，政府就委請辜振甫成立中菲經濟協進會，維繫台菲間的溝通管道。

一九八二年，辜振甫被提名為國民

黨中常委，但自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海基會成立後，辜振甫一直擔任董事長，雖然辜振甫近年以年事已高請辭海基會董事長，但始終因為無法有合適接替人選，不得不繼續仰仗他在兩岸間的聲望。

辜振甫擔任海基會董事長十年，是兩岸接觸的白手套，一九九三年他代表台灣政府在新加坡與大陸代表汪道涵會談，兩岸首次正式接觸，達成四項協議，並透過一九九二年在香港的事前會議，雙方同意擱置爭議，協力先解決事務性的問題。

一九九八年十月，辜振甫風光的率團赴上海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並會見了江澤民、錢其琛、陳雲林等中共領導人，在上海，辜振甫受到國賓級的待遇，住進總統套房。在上海和平飯店與汪道涵首次會談中，他向汪道涵提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說法，並引用波茨坦宣言等國際文件說明中華民國的存在和對台灣的主權，汪道涵用「一個中國」的八十六字回應，雙方有交集也有歧異。

白手套變聾子耳朵

這是辜振甫生命史上最崇隆的一刻。年過八十酷愛京戲的辜振甫還在上海戲院上台票了一段戲，汪道涵在台下微笑聆賞。隔天辜汪在新錦江飯店再會，得出四個共識。其後，辜北上北京，跟中共副總理錢其琛對話，辜振甫為台灣要求國際空間，要中共莫再打壓台灣，但錢冷硬回應。接著跟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會晤，辜振甫仍要江澤民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民國時期出生的江澤民立即哼了一段國歌。

辜振甫把他的上海之行，稱為「融冰之旅」，是兩岸關係最好的階段。可是「冰」融而未破，台灣主政者無意繼續「破冰」，一九九九年七月，李登輝突然提出「兩國論」，導致兩岸關係惡化，隨即進入「冷凍期」，辜振甫的白手套成了聾子的耳朵。接著陳水扁上台，時而對中共言辭挑釁，兩岸陷入空前未有的緊張。辜振甫徒呼負負。這位具有大中國情懷的談判代表，至死都在繫念兩岸和解。二〇〇五年一月二日，他

在臨終前猶親筆寫下：「但知春意發，誰識歲寒心」的遺句，表達他對兩岸關係的憂心。

辜振甫自他父親手裡接管七大事業，但他把它發揚光大，成為台灣名列前茅的大企業。

在領導統御方面，他有獨到之處，就是使人人有參與感，對主要股東分封而治，對僚屬遂級授權，他只管重要人事及大方向、大策略，使人人有受重視的感覺，自然努力不懈，逢年過節，他巡視各工廠，往往能親切的叫出老員工的姓名，這套認人的本領，使他贏得員工的敬仰，譬如一場會餐下來，他站在門口送客，能記下所有剛認識人的姓名，於是「新知」頓成「舊雨」，成為他人際關係的支柱。

經營企業，辜振甫的原則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言不煩，很有一授權」的膽識，因此他不必像孔明一樣的「食少事繁」，而是能吃、能睡、能玩，處理起事情來，神色自若，真正是「治大國如烹小鮮」，而他的健康長壽亦得力於此。

晚年事業交第二代

七十歲以後，辜振甫逐漸把事業交給第二代，他手創的「和信集團」逐漸由兒子及女婿接管。九十年代開始，政府開放民間投資電信、金融、能源等特許事業，辜家大舉擴張事業版圖，由辜濂松主掌的中國信託改制成商業銀行，辜振甫的大兒子辜啟允成立和信電訊、和信超媒體等新興事業，這時候辜家第二代的辜振甫與第三代的辜濂松開始進行家族分工，辜成允與辜仲諒此時也進入接棒部隊，成為辜家第三代、第四代共掌天下的盛況。

二〇〇一年耶誕夜，他的大兒子辜啟允病逝，白髮人送黑髮人，對他的打擊很大，也打亂辜家交班的佈局，他的小兒子辜成允出而主持大局，取代了兒子的地位。

二〇〇二年六月辜家分家。辜濂松家族的「中信集團」，旗下包括中信金控、中信證券(KGI)、中國人壽、中租迪和、國喬石化、台灣慧智、緯來、台灣全祿、聯廣、捷和建設等公司；

辜振甫家族旗下的「和信集團」則包括台泥、中橡、福聚、和平電廠等企業。

這幾年中信家族開始在金控版圖開疆闢土，辜濂松的老大辜仲諒的中國信託是最賺錢的民營銀行，老二辜仲瑩也在去年攻下了中華開發金控，辜振甫的中信集團也在去年六月清理電信與網路事業，把重心擺回傳統產業由次子辜成允接下台泥董事長位置，由女婿張安平出任副董事長，協力撐起中信家族的基

本盤，近年也交出一張亮麗的成績單。「基本上，你姓了那個姓，就已經被社會定位了」，身為台灣最具代表的辜家，辜振甫的次子辜成允在兄長病逝，堂兄辜濂松家族分家後，有感而發地說，從小他就知道，當辜家的小孩身上的重擔不輕。如今父親來不及過八十八歲的生日，就走了。

不曾做官只愛京戲

辜振甫一生都是平民，從未做過官，至多只是個紅頂商人。他的夫人嚴倬雲後來當了婦聯會的祕書長，在他看來算是做了「官」，上任那天，他特別送

給夫人一個大花籃表示祝賀，也算彌補了他未做官的遺憾。

京戲青衣祭酒顧正秋與辜振甫因戲結緣，私交甚篤。在顧正秋心目中，辜振甫溫文儒雅，富書卷氣，對每個人都周到的謙謙君子。

愛戲的辜振甫，是顧正秋的死忠戲迷，兩人數十年來「以戲會友」。原本不懂京劇的辜嚴倬雲，婚後在辜振甫帶領下，早年常到顧正秋登台的永樂戲院聽她唱戲，辜嚴倬雲日後拜顧正秋為師，學唱京劇。

顧正秋說，晚年的辜振甫一周得洗腎三次，一次四小時，對京劇用功甚深的辜振甫，不論坐車或是洗腎，不時聽自己或他老師一代坤生孟小冬的錄音帶，不斷地鑽研。

有一次，他一連唱了「捉放曹」、「珠簾寨」、「文昭關」等段子，宗余派的辜振甫還跟顧正秋分享研究心得，他說，「捉放曹」裡「一輪明月」的戲詞，余派和楊派在此段唱法不同。

辜振甫去年將他研究京劇的心得結集出版「余派鬚生名劇腳本」一書，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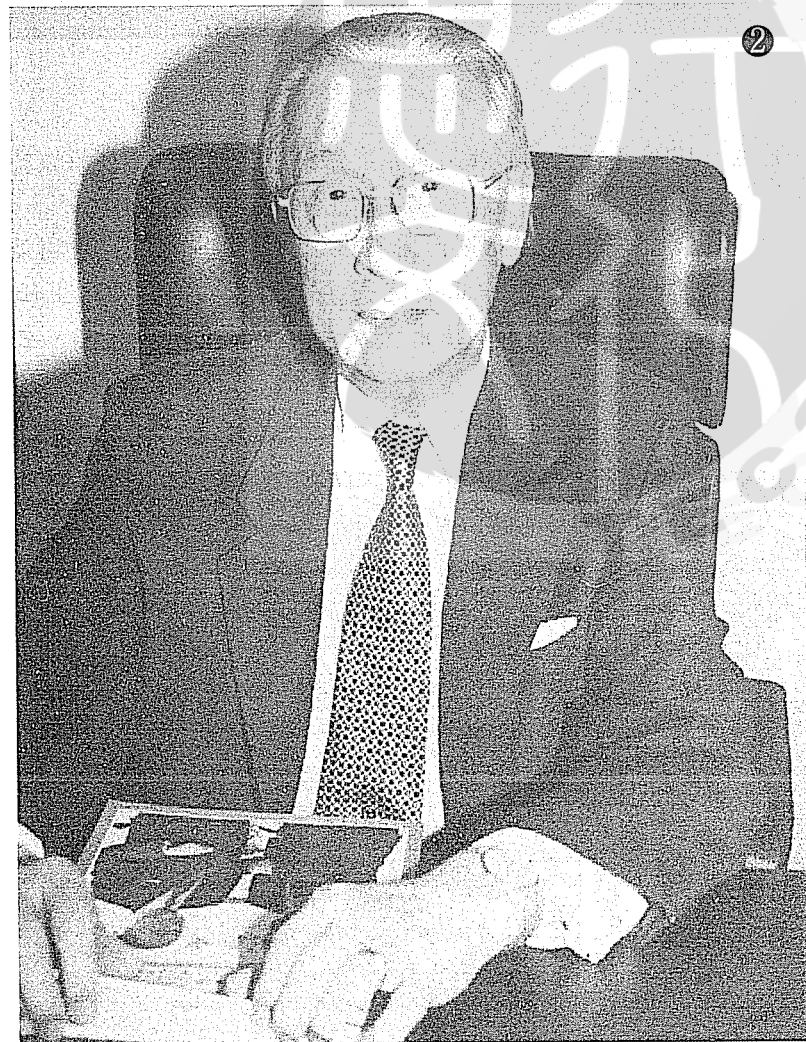
容收錄他的研究心得，但只送給親朋好友，不對外發行，現在已成他的遺著。

出版傳記「勁寒梅香」

辜振甫的生平傳記，由資深媒體人黃天才及黃肇珩執筆撰寫，約四十萬字，已付梓出版，即將上市。他在病榻上逐字審閱，並親訂書名為「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在傳記裡，辜振甫不要人稱他「偉大」，只要有風格，書由聯經出版公司發行，原訂二〇〇五年一月廿二日發行，可惜他不及親見了。

對兒女來說，他是一位慈父，從無疾言厲色，他的長女辜懷群是美國密西根大學英美文學博士，曾任教台大外文系，擔任新舞臺館長。二女辜懷箴，學的是歷史，遠嫁至美國。么女辜懷如是日文系畢業，辜老曾面訓她廿六歲前不能嫁，結果她大學就訂婚，如今也是兒女成群。

辜懷如大學的日文作業常是辜振甫捉刀，曾惹來教授猜疑「日文段數太高了吧」，領到畢業證書時，辜老還笑她「有半張證書要歸我」。



①辜振甫夫婦（左六、左七）一九九八年率領海基會大陸訪問團訪問北京大學時留影，左四為唐樹備。
②辜振甫在辦公室留影。



①一九六四年國防研究院第六期開學典禮，蔣中正兼院長（前右三）偕張其昀主任（前右四）與部分講座研究員合影，後排左二辜振甫、左六本誌創辦人王成聖、左九前憲兵司令吳輝生。

②辜振甫夫婦（左四、左三）與江澤民（左五）合影，右二為唐樹備。

